



# 上海“时光”

大多数电表都是马继秋在上海老租界区的里弄和洋房里收集来的。一部分是在电力改造时，电表升级换代而淘汰下来的，电力公司换上新表，旧表就被遗弃在原处，马继秋就挨家挨户去找了来；另一部分则是在老房拆迁时被遗弃的，马继秋已经习惯了在拆迁时去淘各种老物件，自然熟门熟路。他发现，这些电表的分布也很有时代特征，比如日本制造的玻璃电表在虹口区比较多，而德国西门子制造的电表则在杨浦区多一些。

收集电表因为非常冷门，几乎无人问津，在马继秋看来，除了比较花时间花精力之外，难度并不大，“它不像那些古董，大多数人会觉得它很有收藏价值，或是值得研究，所以我获取这些电表还是比较容易的。”让马继秋比较头痛的，是老电表越来越少，现在“淘表”越来越难，“因为上海快速的城市建设，能拆的老房子都拆得差不多了，今年已经没什么拆迁了，加上电力公司不断在升级改造，现在平均一个月能收到一两块就已经很好了。”这种老电表的保有量，马继秋估计有上万块，但大部分都已经被破坏或者消失了。所以，他现在是抢救性地收集，“本来能留下来的老电表

就少得可怜，再不收集就更没有了，不是被扔掉就是被当作废铁处理。”

所幸，马继秋的现有收藏已经相对较全，各个制造国和品牌基本都有所涵盖，“收太多也没什么意义，这种东西不是以数量取胜的，我只需要有代表性的即可，一种型号只需一件。”虽然，国外也有电表收藏，但对马继秋来说意义不大，因为那些与他想记录的历史无关，“去国外买一堆回来，对我来说其实没什么用处。那些并不像我收集的这些电表，因为真正在国内使用过，它们见证了我们国家电力使用的情况。”

## 想个办法让老电表活过来

“喜欢老物件就是因为它们很开拓眼界，很增长知识。开始只是把自己觉得好玩的东西带回来，后来慢慢开始研究这些东西，比如什么年代生产的、用来做什么的，借助它们进一步去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，人们的生活习惯、工作习惯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，制造的工艺，人们的审美情趣等

等。”当收集的东西越来越多，对过去的了解也会越来越多，这种探索的趣味也正是马继秋喜欢收藏老物件最大的原因。

这种乐趣光一个人看没什么意思，马继秋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分享，“上海的变化太大了，也太快了，太多有价值的东西一瞬间就消失了，有必要让大家来了解上海的过去，尤其是我们下一代的孩子们。”因此，他正在筹备开一个老电表博物馆，把自己收藏的电表按历史脉络分门别类，向公众展示。“我在浦东三林老街附近找了一处合适的场所，希望把我收集的这些电表陈列出来，让大家来了解上海作为中国最早开始用电的城市，它早期的用电情况是怎么样的，电表都是什么样子的。”马继秋说，上海目前还没有这样的博物馆，所以他希望自己能来完成这件事，开出上海首家电表博物馆。

开一家博物馆当然不会容易，需要大量的文史资料来支持，怎么陈列、怎么展示电表的工作原理、怎么记录用电等等，对马继秋来说，还需要做大量的筹备工作。他将下半年的重心都放在做这件事上，并计划在年底之前，让博物馆跟大家见面。

马继秋收藏的电表中，年代最近的一块是1960年的，就是他喜欢的玻璃外壳电表，从审美的角度来说它确实比较漂亮。马继秋解释说，玻璃电表并非什么特殊工艺，其实是物资匮乏年代的产物。他拿出一块铭牌上写着“昭和十五年”的东芝牌电表举例，“昭和十五年就是1939年，大战前期，大量的金属材料都被拿去制造武器了，所以这个时期，只能用玻璃来代替。”

也正因为是玻璃的，还激发了马继秋的改造创意，他在这些电表的玻璃外壳内装上了LED的光带，通电后，就变成了时髦又极具创意的壁灯或者氛围灯，让它既有实用性又有观赏价值。“完全可以在日常居家使用，也有不少人来跟我买，所以，我计划在将来的电表博物馆里设置一个衍生品区，我会把收集多下来的同款电表做成创意灯，分享给爱好者们来收藏。”

除了电表之外，其实，马继秋常用老物件来改造成灯具，比如电话座机、电风扇、照相机、熨斗等都成了他的灯具作品，“我喜欢灯因为它很实用，大部分人也喜欢，所以，尽量把旧物能改的都改成灯了。”他认为，老物件为什么被淘汰，是因为被更先进的产品取代了，如果让人花高价把淘汰的东西买回去，又不能用，就没什么意思。所以，马继秋希望把它们改造成又能看又能用的东西。

马继秋说，每次出发“淘宝”都会充满期待，因为有一种未知的神秘感，不知道能碰到什么。有时候出去一整天也一无所获，有时候就能碰到意外的惊喜，正是这种未知感总能让他乐在其中。●

